

天惊地异

TIANJINGDIYI

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不离不弃，笑对人生！

陈志君◎著

这是作者家庭、婚姻、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

客观地回顾了自己人生道路的崎岖，实为罕见奇特！

她反映了主人公大度不凡，不为烦恼所屈服！

并一如既往地坚守、奉献着爱！值得我们悟出哲理！

团结出版社

天地 惊异

陈志君◆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惊地异 / 陈志君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26-1449-9

I. ①天…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3865号

天惊地异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01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449-9/I.746

定 价: 30.00 元



(如果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天地
惊
异

陈志君◆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惊地异 / 陈志君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26-1449-9

I. ①天…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3865号

天惊地异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01千字

印 张：15.5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1449-9/I.746

定 价：30.00 元

（如果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上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初夏，辽阔的华北大平原，阳光普照，微风拂煦，清和气暖。冀中农村一派繁忙景象。人们喜气洋洋，地里一块块菜花盛开，田野一片片葱绿，到处生机勃勃。

庚寅年四月初八日，傍晚，定县城东的北齐村党支部委员、青会主任陈成木家里亮起了油灯。一家人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小小生命的诞生。一个多时辰，弯弯的月亮快要下山，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屋子里灯光通明，随着“哇哇”的哭声，木尔媳妇俊婷生下了一个健壮白胖的儿子。一家人欢天喜地，当家子和亲戚朋友都纷纷送来贺礼，孩子的大娘鹿菊尔操持着这喜庆的日子。孩子的爷爷炳臣、木尔夫妇和家人欢庆喜悦地为小子办了“九日”，为之取名银山。并大大落落地摆了丰厚的宴席，人人笑逐颜开。

可是不幸与灾难悄悄降临。原来农历三月二十一北齐庙上，木尔与杨宽、陈双路等人合伙卖甜水丢了钱，赔了本，上了火又着了风寒，得了病，头病，周身不适，发起高烧，渐渐加重。父亲炳臣叫弟弟木学请来当时的名医齐堡村的李元太诊治，经服用几剂草药治疗后，病情有了好转，一天天恢复起来。由于他闲不住，大小又是个干部，于是就和村里的几个青年民兵一起站岗放哨，围村巡察，昼夜忙活着。家里添了喜，办完“九日”，待客、赴宴人们散去的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木尔又洗了洗脚，不料病情复发并一天天加重。6月6日，农历四月廿一，年仅27岁的陈成木就丢下爱妻和出生13天的娇儿，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年轻的母亲鹿俊婷悲恸欲绝，泣不成声，银山的祖父和叔叔木学、姑姑同玉、玉东都在痛哭流涕，大娘鹿菊尔、哥哥老正及姐姐俊英更是失声痛哭，实在是一片久久不能平静的悲惨场景。邻居家族的二奶奶擦着眼泪劝他们说：“别直哭了，咱们以后就好好照看俊婷她们娘儿俩……”亲朋好友及街坊乡亲们也七嘴八舌地说：“这小子克他爹，怎么刚来到世上13天就没了爹……”“这孩子妨老子，也真是个苦命人……”“你看这小子，浓眉大眼，准随木尔心灵手巧，肯定会坚强地活下去，长大成人……”村里的老老少少百感交集，纷纷奔走相告：炳臣刚从日本回来，就送走了老伴陈王氏，又祭奠了大儿子陈成孝烈士，没等消停几年，现在又死了老二木尔，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幸啊！这一家怎么受得了？这娘俩怎么过？这么一个仪表堂堂，一身才智的能工巧匠木尔，为何就死得这么早？难道真是好人没长寿吗？还是那小子命硬，妨死老子了呢？众说纷纭。

严霜单打独根苗。不知怎的，小银山刚过了满月不久，就接二连三地闹起病来，时而发烧昏迷不醒，时而或吐或泻不吃不喝，眼看着越来越瘦，简直皮包骨不像个人，性命难保了。那时医疗事业不发达，农村西医很少。母亲抱着孩子，整天东奔西忙，求医问药，熬了中药汤喝不了，只能灌进一点点，或用些土办法降温止泻。孩子稍有好转，母亲落泪的脸上就露出一些笑容；可孩子病情不稳，愁容满面的母亲就更加焦急痛苦。天无绝人之路，经过百般周折，不知是命大还是神仙保佑，孩子一次次从死亡边缘走了回来。

挣扎伴随飞逝的时光，银山到了两三岁不怎么得病了，渐渐胖壮了些。为了孩子不再得病，为了孩子能平安顺利地长大成人，家里人和亲人们都劝导俊婷给小银山认个干娘干爹。于是经小姑姑玉东介绍，很快就认到了大鹿庄村东北角刘学顺家。这一家人可好了，干爹通晓天文地理、人生百态，学识渊博，干娘知书达理、仁爱宽厚、贤惠慈祥，他们儿女双全，又先后认得了几十个干儿子。母亲跟刘家商议后，选定了日子。那一天举行了特别的认亲仪式，干娘又给银山脖子上拴上

红绳系个小锁子，“刘留”同音，这就是把银山锁住留下来了。此后，每年这时节，母亲要带上银山去干娘家一至两次，礼拜供奉，跟干哥哥、干弟弟们一起玩耍，并享受到干娘、干爹、干哥哥、干姐姐温情的关照，临走时，干娘总送一些好吃的东西给银山。这样一直坚持到13岁，干娘给银山开了锁，母子俩就很少去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最痛苦的还是母亲俊婷。她22岁守了寡，是守着这个家，把小子扶养成成人，还是带上孩子改嫁，她的心里十分忧虑愁闷，经常抱着小银山返回大鹿庄村娘家居住。俊婷7岁时死了母亲，已有15年了，父亲鹿洛贯年近六十，好喝酒，成天醉醺醺的，大姐兰婷嫁给本村的齐玉田，二姐玉婷嫁到伯堡许家，唯一的哥哥运田又名尚武，也娶妻成家，他们都有了两三个孩子，哪一个都让俊婷抱过、领过和带过。现在每当俊婷一回到鹿庄，这老爹、姐姐、哥嫂都嘘寒问暖，想办法设法劝慰一番。对于改嫁之事，亲人们瞻前顾后，一时拿不定合适的主意。来一趟住上几天，在大伙儿的开导、说服下，俊婷怀着万般无奈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伐，抱着小银山，又艰难地回到了不愿看、不想回却又舍不得的北齐村。

度日如年，母亲在泪水和痛苦的煎熬中一天一天地过了一年多。银山的叔叔木学娶了鲍市邑村的谷乔尔，以后有了弟弟满值。在祖父炳臣带领下，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过着平淡的生活。一天，大娘婶子听说俊婷娘家在大鹿庄村找了一位姓肖的男人，条件差不多，八九成要改嫁了。爷爷叫叔叔木学和老正哥去了伯堡村二姑姑同玉家，并把银山带到那里藏了几天。在家人的苦苦哀求、耐心劝说下，母亲又一次改变了主意。

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经过不断地反复刻苦地进行思想斗争，母亲心里逐渐踏实了。村里的干部们都是父亲木尔的生前好友和同事。为了留住木尔的根，就把母亲抽到大队的妇女联合委员会，跟着妇联主任李春英、副主任杨同尔一块干些工作，参加扫除文盲识字班，帮助写黑板报、宣传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计划生育等，并积极参加互



相合作化运动。由于母亲出嫁前在大鹿庄村就已经入了党，这时北齐村的党员们、干部们又常常看到这个青年女子心胸开阔，工作积极有魄力，不久就选举她当了支部委员。那时的北齐村有 500 余户，两千多人口，从炳臣、木尔到俊婷，不管职位大小，也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当时这一家也是屈指可数。

那些年大队或集体有什么事情，母亲都很积极，工作热情很高，不论白天黑夜都要参加大队里的活动。那时根本没有多少报酬，只要有的干部走街串巷上门呼喊一通知，母亲就去了。白天怎么都好说，吃罢饭，小银山就跑出深深的胡同，找到对门的陈立庄、陈建珍、陈彦振这三个同龄的小伙伴一块玩耍，堆土人、打泥仗、捉迷藏、跳绳、踢毽子，或者自己推着铁圈跑，都很开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母亲又找又叫，才肯回家。晚上母亲若去开会时，先耐心地哄着银山睡了觉，才缓缓离开并大步赶上去。到了深夜，银山一觉醒来或是撒尿，一叫再叫，母亲不在，很多时候就又睡觉了，再醒来还喊不应，看不见母亲，有时就要哭了，这时睡在西头里屋的叔尔婶子过来哄哄，把小便后又睡下了。

银山 6 岁时，有一天得病了，半夜醒来，高烧得厉害，头晕目眩站不住。母亲叫上叔叔木学，一边跟着，一边换着母亲背孩子，急步匆匆地穿过伸手不见五指又十分寂静的街道，找到了村西头斜街上的陈庚寅伯伯，试了体温。只听到庚寅伯伯说：“这小子烧到 40℃ 多了。”他马上给打了一针，又拿了一点药吃，第二天就渐渐好起来了。还有一次银山患上了耳底子，即中耳炎，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又不断往外流脓。母亲打听到有人会扎针，就带上孩子往返徒步行走 24 里多路，到鲍市邑村找祖传中医鲍斗尔扎铁针。那一寸多长的针扎在小银山的耳朵前后上下好几针，他却一声不吭。鲍先生问疼不疼，他只是摇摇头，咧着嘴咬着牙，坚持到拔完针。鲍先生夸奖地说：“这小人真算是硬骨头，是个好小子，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孩子！”

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小银山转眼一晃五六岁了，显然身体高了不少，健壮了许多。那些年在农村，封建迷信活动还很普遍，为了预防发生什么不测和灾难，除了干娘保佑外，含辛茹苦的母亲曾几次带着孩子赶赴北齐庙、东关庙、高头双女疙瘩庙等，求人相命算卦。一次在东关庙上，一位算命先生说：“从这小人的面相上看，他可是个天才呀！可惜命苦哇！从小妨老子，虽没有大灾难，就是不断受小人谋害，势单力薄，真苦哇。”北齐庙上一位卜卦先生说：“这孩子生辰八字，属出将入相之人，难逢贵人相助，又占了释迦牟尼的日子，不好，多是小灾小难啊！”难道是巧合吗？每逢什么祭日或节日，母亲带领小银山回娘家或从鹿庄向北齐返，刚出门时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步行途中，突然风起云涌，暴雨大作，往往再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到家了，不是躲在寨里村南的一家车棚里，就是跑到本村西北角王国堂家的屋檐下避雨，有多少次是这样的已记不清了。

曾记得，一到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烧纸的日子，特别是四月二十一父亲忌日这一天，母亲都带小银山去上坟，在父亲木尔的坟头前划出圈，一点着纸，母亲就失声痛哭起来：“短命的他爹呀，你怎么走这么早哇？你怎么就狠心扔下我们娘俩不管哪！”银山一会儿也哭了，一边拉母亲一边说：“娘，别哭了，咱们走吧！起来，回家吧！”路过的女人们时常过来劝一劝，拉一拉。

小时候，每逢年节，母亲就带银山去串亲，到了姥姥家大姨家，吃饭前坐着闲谈，吃过午饭，他们还有说不完的话，银山总是焦躁不安，着急回北齐这个家，总是不断地催促母亲：“走吧！快走哇！”可是大人们拉起家常唠个不停。到了门口走哇走哇又说一会儿，姨她们见银山辗转不安，就说银山：“你着什么急？你慌着回去干吗去？俺们这儿不如你们家好哇？”往往天黑才到了家。

伯父、大娘他们是过继给大爷的。虽说已分家单过，伯父又早逝，可是大娘鹿菊尔的娘家也是大鹿庄村，原本一直慈善心肠，对母亲和我总是格外地亲近，关怀有加，体贴备至。她的儿子老正哥和姑娘俊

英姐对银山也百般照顾。老正哥比银山父亲小6岁，49年底与大涨村王翠果结了婚，如今已有了跟银山同岁的大女儿惠珍和比银山小两岁的儿子惠民。那时人们的生活都不富裕，白面很缺少，大娘及哥姐不但时刻看望照料银山娘俩，不断地接济银山，还常常叫惠珍给银山送点白面、玉米面、白马牙玉米、山药面和其他好吃的东西。这样就又使孤儿寡母的日子增添了生机，注入了活力。

1957年夏天，北齐小学校又招新生了。母亲领着8虚岁的银山去上学。可是一报名，学校说还嫌小，再过一年才允许上学。

鹿俊婷1928年2月出生，兄妹4人数她小。哥哥运田又名尚武，早早娶妻成家。俊婷7岁时母亲病故了，不久大姐兰婷嫁给本村齐玉田。父亲鹿洛贯爱喝酒，成天醉醺醺的。年幼的她只有跟着父亲及兄嫂、二姐一起生活。几年后二姐玉婷嫁到了伯堡村许新友家，大姐、哥嫂他们相继都有了两三个孩子。那时母亲真是他们的好帮手，天天不是领着外甥齐荣户、荣甫、荣果，就是抱着侄子振尧，背着宪尧，一方面给他们看孩子，更多的时间又是大姐把她带大。到了十七八岁，她踊跃参加村里的青年抗日活动，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争当先进，194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年底俊婷21岁了，经嫁到大鹿庄村的木尔的三姐，时任定州城东区的抗日妇女联合会主任陈玉东及姐夫陈石头作媒张罗，就嫁给了其弟，北齐村陈成木。木尔人品出众，心灵手巧，在兄弟姐妹六人中很是出色。他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相貌俊秀，仪表堂堂，又是能工巧匠。十几岁就善于钻研琴棋书画及木雕技术，自制扬琴、六弦琴等乐器，时常弹奏出好听的乐曲，曾在木器上雕刻花鸟鱼虫，曾把一块长30厘米，宽10厘米，厚4厘米的木头制作成能掰开能合拢的枕凳，并在上面刻出字体及枝叶。村里的人们对木尔赞不绝口，他真是颇受人们喜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工作积极，表现突出，是村里的优秀青年、先进分子，并早早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村里的支部委员，干部群众有口皆碑。

俊婷与木尔结婚后，1950年4月21日，生下儿子的第13天，木尔病逝。俊婷悲痛万分，也不知到坟上哭过多少次，每次都泣不成声地说：“短命的他爹呀，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哇？你为什么这样狠心地撇下我们娘儿俩就不管了？我这是遭了什么罪？我可怎么活下去？……”亲人们谁不失声痛哭？家人们哪个不痛哭流涕？日后，大妯娌鹿菊尔，大姑姐同玉、玉东，小叔子木学、侄子老正、侄女俊英和邻居二奶奶等人不断好言相劝，日子才一天天平静下来。以后只要一到丈夫忌日和其他烧纸的日子，俊婷都要买些烧纸和冥币，带上孩子到坟上烧一烧，大哭一场。

俊婷失去丈夫的心理创伤还未抚平，过了满月的孩子就不断地闹起病来。时而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时而吐泻不止、不吃不喝，眼看瘦得皮包骨，性命垂危，母亲焦急万分，整日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四处求医问药。北齐村距城里二十多里路，那时乡下很落后，缺医少药。只要听说哪个村有医生会治这病，抱上孩子就去，听说哪里有人能扎针，立马就走，哪怕十里八里也风雨无阻，坚强地赶去求医买药。孩子喝不了中药汤，母亲就一点一点地灌。平时母亲也善于用土单验方和简易方法给孩子治病。孩子头痛，就给他掐揉太阳穴，孩子着了凉气肚子疼，就炒些盐粒用布包好放在肚子上热敷。这样使孩子一次次解除了痛苦，一次次从死亡边缘走了回来，孩子也一天一天成长壮大起来。为了让孩子更平安顺利地长大成人，母亲给他认了干娘保佑，每年还到庙会上为孩子相命算卦，以趋吉避凶。

年仅22岁的母亲痛苦地忍受着度日如年的煎熬，娘家亲人们也试图改变她的命运。一次母亲回到大鹿庄，娘家老爹、兄嫂、大姐和她商量改嫁之事。对门好心的婶子给她介绍了本村后街一位姓肖的男人，很快就定了亲。这一天，银山的大娘、婶子、叔叔、哥哥就把他带到伯堡村二姑家藏了起来。过了几天，他们苦苦地说服了俊婷，娘家的亲人们也思前想后，挽留她住了几天后，就劝她回到了北齐。

三年过去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母亲心里平静了，显得心胸

宽阔了。党员干部们及群众们对她如此坚强有魄力的精神有目共睹，先把她推举到村里的妇联会，不久又选举她当支部委员。她常把悲痛化为动力，积极参加扫盲识字班学习文化，样样工作当先进。尤其在贯彻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中成绩显著。她经常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粉刷街道墙面，张贴标语，帮助写黑板报，推行计划生育，动员多子女的妇女采取避孕措施，做节育手术。有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陈旧落后，总认为避孕是丢人现眼，很难落实计划生育。母亲就反复地给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直到他们转变观念，采取了措施。

由于母亲坚持不懈地辛勤工作，连年取得显著成绩，不断受到上级的表扬，更重要的是真正得到了村里人们的好评和称赞。薛爱菊、陈风山夫妇见面就说：“俊婷婶子，你可是救了我们，听了你的话，使我们减少了多子女的负担，生活真是轻松又幸福……”穆银格、陈登科夫妇说：“嫂子，我们真得感谢你！打心里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不知还要生几个孩子呢，那该受多大罪呀！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呀！”

20世纪50年代，农村没有广播电视，文化生活很不丰富，某日上边来了电影放映队或剧团演出，人们老早就吃点饭或顾不得吃饭，三里五乡的都赶到那里，成千上万的人挤来挤去，坐着的立着的人山人海，兴高采烈的人们急切切等候放映、演出。一次，东庞村来了省城的河北梆子剧团，连续几天演出《蝴蝶杯》、《宝莲灯》、《杜十娘》等名剧。看戏的人群熙熙攘攘，从北齐到庞村的路上排成一条长龙。一天傍晚，早早吃了饭，守约的母亲与郝荣华、芦志英、么志敏等人一起，拉着我的手，跟随着看戏的队伍，大步流星地穿越六里路赶到那里。人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观看演出。剧场内只听到演员高亢激昂、委婉动听的唱腔和乐队清脆悦耳的伴奏声。演到精彩或动情处，人们不约而同地长时间地鼓掌喝采，有时后边的人还会拥挤起来，呐喊起来。不一会儿，我却倒在母亲怀里酣然入睡。那时我不爱看戏，总是一看就困，母亲不断地呼唤我：“醒醒，快看，可好哩！”我有

时睁睁眼又睡过去，并不时地被一阵阵的喧闹声惊醒。直到演出结束，母亲唤醒我，就跟随长长的队伍，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

年复一年的农历三月北齐庙上，通常是几个剧团同来助兴竞相上演，热闹非凡，母亲也和村里的大多数人们一样，提前几天就把地里家里的活计拾掇好了，准备过庙，根据实际需要买点庙货，待完客人就看几场戏，有时大姨、妗子她们一块去看。看了河北梆子《佐连成告状》，又去看定县秧歌《王华买老子》，再一天看保定老调《潘杨颂》，或者白天晚场轮流欣赏。这样既能解除母亲日常的忧愁，又能愉悦她的精神。

记得那时还和叔婶一块过活，家务活及日常三顿饭，母亲和婶子妯娌俩如同亲姐妹，都争先恐后地干，从不计较。叔家的大孩子满植比我小两岁。一大家人在同一张桌子旁吃饭，每次吃饭时他爱挑拣，什么都拿大的，盛饭总捞稠的，我老是让着他们，母亲也像对我一样待他。

1956年，我们娘俩跟叔婶他们分了家，自立一户。那时虽然生活很困难，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可是母亲总是那么坚强，平时从不落泪，总是显现出宽阔的胸怀、勇往直前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人们一提到鹿俊婷，纷纷跷起大拇指，称她是自强不息的女强人。

伯堡二姨家养着八九只山羊。姨父许新友也是党员，忠厚老实，乐于助人，他说：“你们刚分家，喂羊吧，既能卖个钱，还可杀肉吃。”这年春末夏初，我从姨父家要了一只小母羊，连续喂了三年多，产了不少小羊，长大了都卖掉，每年也能收入百八十元或更多一点，除了我们娘儿俩花费，孝敬爷爷一点，还有一些剩余。每年一到母羊发情配种时，爷爷就牵着去，我也跟在一边。为了喂好山羊，我天天到村边和地里拔些小草，拿着小鞭子抽掉一些树叶给羊吃。母亲除了劳动、工作，每天也抽空拔回青草来，一面养羊，一面积肥，还利用工余时间开垦荒地、空闲地，压上山药，点几棵豆角，种些青菜。那几年我



们的生活改善了，富裕些了，村里人们赞不绝口：“你看人家俊婷，一个寡妇娘儿们，带个孩子，比谁生活差？比谁不强？人家就是好样儿的！”

曾记得那些年母亲与在东边住的杨同振之母芦志英和陈保存之母赵文秀是很要好的友。同振之父扬春生因终年在外地没回家，保存之父陈东魁常年在张家口工作，他们两家是一个胡同里对门住，似乎和母亲同是孤家寡人。同振比我大一岁，其二姐玉珍后来嫁给了本队的陈双才；保存的弟弟红才跟我同岁，其姐惠珍即珍子嫁给了14队王文学。逢年过节或闲暇时，母亲常领我去她们家玩，她们也来我家。芦志英与我们一个队，很能干，母亲常跟她一起干活。

在50年代末吃食堂时，母亲在三食堂和后来的六食堂做管理工作，每天都和其他干部群众一样，从食堂打回饭来吃，从未搞过特殊化。我们家稍微好一些，过了几个月，母亲原先积攒的一点米面、山药干、高粱和麸子等逐渐吃完了，就吃了一阵代食品，很快我面色发黄，肚子变大，身体消瘦了。那时候，伯堡和大鹿庄是上等村，村干部浮夸风小，人们余粮多，生活好一些。每逢星期日或学校放假停课时，母亲就领我到二姑二姨家或大姨小姑家轮番住上几天，他们有时还给一点米面杂粮，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补补身子，母亲总会细水长流地掺和着吃，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渡过了难关。

据说由于遗留的历史原因，北齐村大队干部小有宗派，领导班子成员不和。1962年年初，县委县政府批准，除小学校仍是一个还在村东头外，北齐村分为东北齐、西北齐两个大队。母亲依然在东北齐大队当妇联主任。

那时农村实行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一到6月中旬，天长夜短的麦收时节，小学校也放了假，我们也和好多人家一样，尽量避开炎热的白天，往往都要趁着稍稍凉快的夜晚，披星戴月去拔麦，那时候，生产队实行包工收麦子，母亲每次都多包几垄。有一次到村西大方拔麦子，凌晨1点，母亲叫醒熟睡的我，用干布包上几个玉米

面饼子，顶着皎洁的月亮赶到地里，摸下腰就去拔分到的麦垄。母亲拔四个，我拔两个垄。她赶到前面了还帮我拔，一丈、两丈、十丈也不肯直一下腰，只觉得汗流浹背，湿透了衣衫，不时地用沾满泥土的手擦一下脸上的汗。这样从半夜拔到黎明，天亮了一看，大约有半截地了，稍稍喘口气，吃了干粮喝口水，又弯腰拔了起来。日头越来越毒，天气越来越热，口也渴，身体也累了，手掌上勒出了血泡，就再三鼓起勇气，坚持不懈地拔，终于在正午时分，从南到北 800 多米长的六垄麦子被我们娘俩消灭了。到头一看，队里好多人已经拔完回家了，地里的人不多了。母亲和我不顾腰酸背痛，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吃完饭休息片刻，母亲又去场里干活了。这样连续几天下来，能挣上几十个工分。

平时，母亲除了做好大队的工作，还下工夫养猪积肥。她经常利用中午人们歇晌时间或起早贪黑到队里拔草、拉土、垫圈和起粪。日久天长，母亲的体质虚弱了，一干起活来，像下圈起粪和拔麦打场等重活都大汗淋漓，干一些轻活时也虚汗不止，腰酸腿疼，可她从不叫苦叫累。那几年，母亲的辛劳换来了好收入，每年都交售一两头肥猪，卖一两百元钱，还奖励养猪饲料，粪肥交队也挣一两百个工分，年终还从队里分得一些粮款。这样一来，家里生活杂项开支和我上学的费用大大有了保障。

自从与叔婶他们分了家，只是两个户头，分开吃饭，但仍在一个院里住着。分家时当家子和叔叔都觉得我小，光娘儿俩，家里没有个大男人，说在村里边街当街住着安全，就这样简单地把老庄基给了我们，叔他们要了小东关的空庄基。那些年他们村东没有盖房，爷爷就住北屋的东头，叔婶全家就暂住在北屋的西头，等盖好了房再搬家。我们娘俩就住在只有一间半的东屋里。还有两个分家分到的瓷瓮。

1963 年 8 月 3 日至 9 日，即兔年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华北大地上空阴云密布，冀中平原连降暴雨 875 毫米，险些暴发洪水。在这七天七夜里，嗖嗖的东北风不住地吹，天空乌云不停地翻卷，飘泼大



雨不断地下。8月4日傍晚，不时地从近处和远处传来房屋倒塌的声音。那时我家和多半人们住的都是土坯房。这时，我们一面担心北屋和东屋房，一面眼看着快要倒塌的猪圈棚子，母亲心里万分焦急：快要出栏的100多斤的大肥猪可不能砸死啊！于是叫和我一起冒雨跳入猪圈，开了圈门，将猪轰了出来，顺利地一气赶到了我们娘俩居住的东屋的外间。那头猪也很有灵性，很懂事，不叫唤，不乱拱，喂了吃，吃了一动不动地卧着。就这样安全地度过了那些日子。第二天凌晨猪圈塌了，雨季过后盖好猪圈才让它住进去，不久卖了好价钱。

在这狂风暴雨的七昼夜里，一听见“喔喽”“轰隆”的声响，准是谁家塌了房，倒了墙。七天过后，百分之百的人家都有墙倒屋塌，整个村子处处是残垣断壁，从村子东头一眼能看到西头的村外面。我家的北屋后房山，东屋后墙都垮成一堆泥土。雨过天晴，母亲叫爷爷和叔婶一起修好了房子。那一年，由于连绵阴雨，自留地里的白菜、萝卜晚种了几天。可是经过母亲的辛勤耕耘，秋后又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生产队的大秋作物被雨水淹泡了，改种了一些晚庄稼，也算个八成年景，以后人们的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

第二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亭初级中学。母亲天天起五更睡半夜，为我做饭，想方设法让我吃得好一点。那时学校规定5公里以内的学生不住宿，自带午饭可放在学校食堂的笼屉里蒸一下。母亲每天给我带上玉米面饼子或两面掺的小烙饼，有时隔几天做一次白面烧，冬季也带两块煮红薯。天冷了就及时地为我增加衣服，好穿得暖一点，夏天给我勤换洗衣衫，力求干净，好让我无忧无虑地学习。曾记得，母亲不但对我的吃喝穿戴体贴入微，关怀无微不至，就连爷爷的衣服被褥，也时常缝补浆洗，勤拆勤换，总是叫爷爷穿得干干净净，铺得盖得舒舒服服。母亲做了饺子或面条等好点的饭，也总是趁热给爷爷端过去一碗，他也总是打心眼里高兴。

母亲是个干净利索的人。每次从外面回到家，总是先跺跺脚，拍拍身上的土或拿毛巾掸掸灰尘，一年四季虽没有好衣服穿，但总是那